

肖凌之

深秋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我独自一人，又一次来到橘子洲头，围着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绕行一周，注目、瞻仰、缅怀。然后，循着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所描述的意境，想象着在那个年代，毛泽东携百侣常来此处，遥望麓山枫红，击水湘江，心忧天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并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历史叩问。

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头发飘逸、脸庞俊秀、目光深邃、神情睿智，不仅是长沙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地标性建筑，更是长沙人共同的城市记忆与精神象征，也一直是我心中承载理想与力量的精神坐标。

自有这尊雕塑之后，我每年都要到此拜谒与打卡，多则上十次，少则也有三四次，要么是陪远道而来的客人，要么是呼朋唤友，要么是自己独来。

巧合的是，我的这次造访却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因为今年正好是毛泽东当年站在这里，追怀往昔岁月，感慨革命形势，创作《沁园春·长沙》100周年。

记得还在上中学的时候，这首词就浇灌了我的心田，给我的成长赋予“怅寥廓”的眼界，让我学着跳出琐碎见天地；给予我敢“到中流击水”的闯劲，让我学着直面挑战不退缩；更赋予我历经岁月都常葆“风华正茂”的热忱，让我始终带着朝气向未来。这首词通篇情景交融、自信满怀、雄浑壮美、励志向上、气势磅礴，富含着宏大的格局和深刻的思想，一经问世，更是直接融入了长沙的城市血脉，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长沙人勇担时代使命，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责任和担当，去创造美好生活、建设美丽城市。

忽然想到自己亲历长沙城这几十年的发展与变化，我的心便激荡起无限的澎湃。那是1984年秋，我这个湘西南小山村的幸运儿，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和报到单，背着行囊，几经辗转，在邵阳搭上绿皮火车，经过12个小时的颠簸来到了长沙。从未见过大世面的我，第一次见到了“大世面”。只感叹：长沙很大，大过老家县城的好多倍，但实际上它的核心区域，东边仅止于火炬擎天的火车站，西边仅止于湘江西的溁湾镇，南边仅止于东塘的百货大楼，北边仅止于伍家岭的开福寺；长沙的建筑很高，我那老家没有一幢有这样的气派，但最高的建筑就是五一东路的长岛饭店、河西溁湾镇的麓山饭店和枫林饭店，也只有十一二层；长沙的路很宽、很繁华，我那老家根本没有这种路，但最宽的路也是双向四车道的东西向的五一路和南北向的韶山路；橘子洲大桥很长，跨度有1500多米，我那老家从来没有这么气势恢宏的桥，但整个长沙横跨湘江的桥就只有这一座。我来到长沙，是怀着对“恰同学少年”的憧憬而来，那好奇、期待、兴奋、幸福的样子，现在想来还是满身的自豪和甜蜜，只是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一来，长沙却成了我一辈子的牵挂。

麓山脚下的7年求学时光，几乎是在岳麓山与湘江两岸丈量出来的。刚入校的第一个周末，全班同学到岳麓山响鼓亭开展破冰活动，记得一同学操一口宁乡普通话为我们背诵《沁园春·长沙》，直引得我们捧腹大笑，也引起了一番关于“谁主沉浮”的争论，声音惊飞了林中的鸟雀，那情形颇有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样范。那时的我，傍晚常与同学沿着湘江西岸大堤散步，遥看江心的橘子洲，近看渔民划着木船收网，江风里满是鱼腥味与草木的清香。也偶尔约上同窗从河西跑到河东的火宫殿吃臭豆腐，或者用几毛钱一碗的米粉驱散紧张学习后的疲惫。黄兴路的一家刚开业的自选商场，也成了我们课余最时髦的去处。一句话，我求学时期的长沙，在我眼中只是一本刚翻开的书，每一页都写着质朴与生机。

离开学校后，正好赶上长沙发展的加速期，我便以公职人员加长沙市民的身份参与和见证着长沙日新月异的变化。迄今也就是30多年的光景，现在的长沙却变得让我眼花缭乱，数不胜数，说不完说。我只知道，它已是当年长沙城域面积的多少倍，已从过去“河东独大”变成了“一江两岸”多中心，城区新增主次干道数百条，弄得我这个“老长沙”居然出门不借助导航难以找准要去的地方。它发展得如此神速，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它已变得岳麓叠翠映湘江，山水洲城共绘卷，不再是当年仅有零星绿意的城；已变得十数座横跨碧浪，数条隧道贯穿江心，不再是当年橘洲大桥独接东西的城；已变得地铁织网通八方，高铁飞驰连全国，不再是当年街巷拥堵的城；已变得工程机械冠全球，文创科创齐发力，不再是当年依赖传统百货的城；已变得书院文脉融青春，夜市烟火引游人，不再是当年活力待发的城；已变得名校名医护民生，宜居宜业暖人心，不再是当年配套待完善的城。现在的长沙，每一寸土地都闪现着生机勃勃，每一缕空气都浸润着火辣鲜活，每一次日落都晕染着晚风浪漫，每一抹霓虹都点亮着不夜精彩。想起这些实实在在的感受，作为一名直接受益的长沙人，我怎不是满心的欢喜与骄傲呢？

这真是，百年光阴流转，湘江北去依旧，麓山红枫岁岁燃秋，而长沙早已换了人间。这座城市的每一步成长，都在应答着毛泽东百年前的世纪之问。

郭雨滴 供图

天空中飞洒着雨丝，给这个冬天添了几分清新和诗韵。

说来有些不大令人相信，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一群同喝湘江之水的中年人，相互吆喝着来到湘江边的一家农舍，参加一场诗歌朗诵会。

话筒、音响安放完毕，篝火烧得毕剥作响。还未喝完一杯芝麻豆子茶，便有一位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的女子落落大方地站到了话筒前。“朋友们好！今天我来打头阵，朗诵明朝诗人邓云霄《冬雨》：‘经旬斜雨滴长廊，冬暖苔生草又芳。谁剪钟山云一片？随风入户到绳床。’她的嗓音有些沧桑，像是刻满了时光的印记，直接将我们带入到了情景交融的冬雨诗境，分明感受到了凛冬中的生机。

“好！”情绪瞬间被调动了起来，众人齐刷刷地高喊。

掌声未歇，同时几人起身去抢话筒，一位男子快人一步，牢牢地将话筒攥在手里，开心得像个孩子。他的衣服上还零星地沾着水泥，额上深深不一的皱纹里，藏着温柔的坚毅。他朗诵的是宋朝诗人苏轼《失题》：“足踏平都古洞天，此身不觉到云间。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他声音洪亮，表情丰富，眼中闪烁着光芒。随着他声情并茂的朗诵，我们似是身轻如燕，翩然翻飞在一片未知的天空，日月星辰如触手可及。

我们都有些激动了，又是一阵齐刷刷地高喊：“好！”

篝火在熊熊燃烧，也在燃烧着我们的热情，争着抢话筒朗诵的人一个接一个。我们来自不同行业，无不皆为芸芸众生，

我们依然激情满怀

范亚湘

平凡得犹如湘江边的一棵无名小树。可是，因为湘江，因为诗歌，我们忘却了平日的烦恼、纷扰，忘却了生活的忙碌、艰辛，展开胸怀，忘我地将这个冬日演绎得格外生动、活泼，洋溢着诗情画意。

眼前的湘江在欢快地流淌着，循着涛声回望，湘江见证了一次又一次诗与时代的伟大相遇。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那是公元前280年，屈子“既放”，在湘水之泽行吟《怀沙》，像泛滥的江河之水，汪洋肆意。自屈子始，一江诗意从未间断。769年，杜甫溯湘江而上，开启了它的“湖湘三万里”。“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尽管一直在湘江上漂泊，但不及两年的时间，杜甫在湖湘吟诗99首。诗，俨然已成为杜甫在湘江的另一种生命延续。

抑扬顿挫，一句一韵，我们朗诵得好认真。又有人抢到了话筒，朗诵宋朝词人辛弃疾《满江红·暮春》：“湘浦岸，南塘驿。恨不尽，愁如织。算年年辜负，对他寒食。便恁归来能几许？风流早已非畴昔。凭画栏、一线数飞鸿，沉空碧。”

什么是直抒胸臆？辛弃疾“凭画栏、一线数飞鸿”就是！1180年，辛弃疾“漕移”湖湘，那一夜，湘江波浪翻滚，酒

至半酣，辛弃疾挑灯察看佩剑，白刃锋利，寒光凛冽，恍惚间，他似“梦回吹角连营”，索性快意地舞起剑来。剑气破风而行，凌空飞舞。每一次挥剑，都带着一股决绝，如撕裂时空，山河震慑，雄威凌腾；每一次出剑，都挑起一缕青烟，天地间若充盈着剑气，一剑横空，气贯长虹……

很少有一条江能像湘江这样，被一代又一代诗人反复歌咏、吟唱。

如果湘江是一条“诗词之路”，那湘江就是“诗与远方”。“湘江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假如“水底鱼龙”真能识字，那它们一定认得出从湘江上扬帆漂过的每一位诗人。当繁华落尽，柔靡消散，历经了人生的起伏、悲喜，是湘江使那些平凡的游子回归成了一位本真的诗人。他们点染空灵，情似至清的江水，笔如岳麓的苍松，蕴藉深微，挹之不尽，把最好的诗和情怀都留在了湘江，使湘江成为一个蕴含了丰富情感的独特诗歌意象。

“欲写潇湘无限意，那得如椽彩笔。”100年前的深秋，身着长衫，手握书卷的青年毛泽东傲然屹立于橘子洲头，萧萧的风吹得他青丝散乱，衣袂飘飘。岳麓山上白云悠悠，枫叶丹红；橘子洲头碧水盈盈，秋江如练。青年毛泽东挥

舞“如椽彩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而仰天长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而慨然畅怀：“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是湘江成就了《沁园春·长沙》，也是湘江成就了青年毛泽东！

美国作家斯诺《西行漫记》说，湘江为“中国南方一条绝美的河流”。我们出生在湘江边，生活在湘江边，对湘江有一种特别的情怀，就如身体里流动的血液。是湘江滋养了我们的身体、思想，多少次，我们徜徉在湘江边漫议人生，憧憬苦岑；多少次，我们聚集在湘江边咏诵屈原、杜甫、辛弃疾、毛泽东等诗人的豪迈之作，细细吟研诗中佳句，让心灵获得再三的洗礼、升华。今天，虽然岁月早已在我们的鬓须轻轻漫步，可我们依然激情满怀，坚信诗歌的磅礴力量。我们期待着，期待每一次的怦然心动，纵情放怀；期待我们的母亲河——湘江，能在新时代涌现出更多别开生面的澎湃豪情与盎然诗意。

不知不觉，雨停了，太阳悄悄地露出了笑脸。

我们不约而同地放声朗诵《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或许我们咬字吐词并不标准，但我们声如洪钟，热血沸腾。

篝火越烧越旺，我们意犹未尽，齐声朗诵毛泽东《沁园春·雪》。我们的声音高亢激昂，穿透苍穹，像一群雄鹰，翱翔在苍茫的原野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8版

长沙晚报

2025年12月24日 星期三

精讲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谈梁

杨
供
图茶
马
古
道烟
雨
秦
楼范
亚
湘曾
新
友卜
进
波李
国
华王
伟
强陈
锐
强胡
海
英周
伟
强刘
伟
强王
伟
强